

白话



K204.1
X776
6

白话二十四史



- | | | | | | | | |
|-------|-------|------|------|-------|--------|--------|-------|
| ● 梁书 | ● 南齐书 | ○ 宋书 | ○ 晋书 | ○ 三国志 | ○ 后汉书 | ○ 汉书 | ○ 史记 |
| ○ 旧唐书 | ○ 北史 | ○ 南史 | ○ 隋书 | ○ 周书 | ○ 北齐书 | ○ 魏书 | ● 陈书 |
| ○ 明史 | ○ 元史 | ○ 金史 | ○ 辽史 | ○ 宋史 | ○ 新五代史 | ○ 旧五代史 | ○ 新唐书 |

● 本书编委会编 ● 第六册 ●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目 录

(《南齐书》、《梁书》、《陈书》卷)

《南齐书》		刘怀珍传·····	(105)
		李安民传·····	(108)
高帝本纪 ·····	(3)	王玄载传·····	(111)
武帝本纪 ·····	(19)	吕安国传·····	(112)
郁林王本纪 ·····	(31)	周盘龙传·····	(113)
海陵王本纪 ·····	(35)	薛渊传·····	(115)
明帝本纪 ·····	(37)	戴僧静传·····	(116)
东昏侯本纪 ·····	(43)	桓康传·····	(117)
和帝本纪 ·····	(50)	焦度传·····	(118)
皇后传 ·····	(52)	江谧传·····	(119)
文惠太子传 ·····	(55)	王琨传·····	(121)
豫章文献王传 ·····	(60)	张岱传·····	(122)
褚渊传 ·····	(70)	褚炫传·····	(124)
王俭传 ·····	(75)	何戢传·····	(124)
柳世隆传 ·····	(79)	王延之传·····	(125)
张瑰传 ·····	(85)	王僧虔传·····	(127)
垣崇祖传 ·····	(86)	张绪传·····	(131)
张敬儿传 ·····	(90)	刘休传·····	(133)
王敬则传 ·····	(93)	沈冲传·····	(134)
陈显达传·····	(100)	庾杲之传·····	(135)

目 录

《梁书》

目 录

冯道根传·····	(302)	臧盾传·····	(353)
康绚传·····	(304)	傅岐传·····	(354)
昌义之传·····	(306)	韦粲传·····	(356)
宗夬传·····	(308)	江子一传(附江子四、江子五传)···	(358)
刘坦传·····	(309)	张嵊传·····	(358)
乐蔼传·····	(310)	沈浚传·····	(359)
刘季连传·····	(311)	太宗十一王传·····	(360)
陈伯之传·····	(313)	世祖二子传·····	(363)
萧景传·····	(316)	王僧辩传(附王颢传)·····	(365)
徐勉传·····	(318)	胡僧祐传·····	(376)
范岫传·····	(322)	徐文盛传·····	(377)
傅昭传·····	(323)	范缜传·····	(377)
萧琛传·····	(325)	何逊传·····	(382)
陆杲传·····	(326)	钟嵘传·····	(383)
明山宾传·····	(327)	刘峻传·····	(385)
殷钧传·····	(328)	刘勰传·····	(391)
陆襄传·····	(329)	王籍传·····	(393)
裴邃传·····	(331)	刘杳传·····	(393)
夏侯亶传·····	(332)	陶弘景传·····	(395)
韦放传·····	(334)	顾宪之传·····	(397)
裴子野传·····	(335)	庾革传·····	(398)
顾协传·····	(337)	何远传·····	(399)
王僧孺传·····	(338)	海南诸国传·····	(401)
刘孝绰传·····	(340)	东夷传·····	(412)
王筠传·····	(343)	西北诸戎传·····	(417)
萧子显传·····	(344)	豫章王综传·····	(422)
朱异传·····	(346)	武陵王纪传·····	(423)
王规传(附王褒传)·····	(349)	临贺王正德传·····	(426)
刘孺传·····	(351)	河东王誉传·····	(426)
刘潜传(附刘孝胜等传)·····	(352)	侯景传(附王伟传)·····	(427)

《陈书》		周敷传·····	(538)
		荀朗传·····	(539)
高祖本纪·····	(453)	周炅传·····	(540)
世祖本纪·····	(469)	衡阳献王陈昌传·····	(541)
废帝本纪·····	(478)	南康愍王陈昙朗传·····	(543)
宣帝本纪·····	(482)	陈拟传·····	(544)
后主本纪·····	(496)	陈详传·····	(544)
高祖章皇后传·····	(504)	陈慧纪传·····	(545)
世祖沈皇后传·····	(505)	赵知礼传·····	(546)
后主沈皇后传·····	(506)	蔡景历传·····	(546)
张贵妃传·····	(506)	刘师知传·····	(550)
杜僧明传·····	(507)	谢岐传·····	(552)
周文育传·····	(509)	王冲传·····	(552)
周宝安传·····	(512)	王通传·····	(553)
侯安都传·····	(512)	王劭传·····	(554)
侯瑱传·····	(517)	袁敬传·····	(555)
欧阳颢传·····	(519)	袁枢传·····	(555)
吴明彻传·····	(521)	沈众传·····	(556)
周铁虎传·····	(524)	袁泌传·····	(557)
程灵洗传·····	(525)	刘仲威传·····	(558)
程文季传·····	(526)	陆山才传·····	(558)
黄法氈传·····	(528)	王质传·····	(559)
淳于量传·····	(529)	韦载传(附韦翊传)·····	(560)
章昭达传·····	(530)	沈炯传·····	(561)
胡颖传·····	(532)	虞荔传·····	(563)
徐度传·····	(533)	虞寄传·····	(564)
杜陵传·····	(534)	马枢传·····	(568)
沈恪传·····	(535)	到仲举传·····	(569)
徐世谱传·····	(536)	韩子高传·····	(570)
鲁悉达传·····	(537)	华皎传·····	(571)

目 录

谢哲传·····	(573)	樊毅传·····	(619)
萧乾传·····	(574)	鲁广达传·····	(620)
张种传·····	(575)	殷不害传·····	(621)
王固传·····	(576)	谢贞传·····	(622)
孔奂传·····	(576)	司马勗传·····	(624)
萧允传·····	(579)	张昭传·····	(624)
陆子隆传·····	(580)	沈文阿传·····	(625)
钱道戢传·····	(581)	沈洙传·····	(626)
骆牙传·····	(582)	戚袞传·····	(629)
沈君理传·····	(582)	郑灼传·····	(630)
王瑒传·····	(583)	张讥传·····	(630)
陆缮传·····	(584)	顾越传·····	(631)
周弘正传·····	(585)	沈不害传·····	(632)
袁宪传·····	(588)	王元规传·····	(633)
裴忌传·····	(590)	杜之伟传·····	(635)
孙瑒传·····	(591)	许亨传·····	(635)
徐陵传·····	(593)	何之元传·····	(636)
江总传·····	(600)	徐伯阳传·····	(638)
姚察传·····	(603)	张正见传·····	(639)
萧济传·····	(608)	蔡凝传·····	(639)
陆琼传·····	(608)	阮卓传·····	(640)
顾野王传·····	(609)	熊昙朗传·····	(641)
傅縡传·····	(610)	周迪传·····	(642)
萧摩诃传·····	(616)	陈宝应传·····	(645)
任忠传·····	(618)	始兴王陈叔陵传·····	(648)

(梁) 萧子显

南齊書

中国华侨出版社

高帝本纪

(上)

太祖高皇帝名道成，字绍伯，小名斗将，是西汉相国萧何的二十四世孙。萧何的儿子酈定侯萧延生侍中萧彪，萧彪生公府掾萧章，萧章生萧皓，萧皓生萧仰，萧仰生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望之生光禄大夫萧育，萧育生御史中丞萧绍，萧绍生光禄勋萧闾，萧闾生济阳太守萧阐，萧阐生吴郡太守萧永，萧永生中山相萧苞，萧苞生博士萧周，萧周生蛇丘长萧矫，萧矫生州从事萧遼，萧遼生孝廉萧休，萧休生广陵府丞萧豹，萧豹生太中大夫萧裔，萧裔生淮阴令萧整，萧整生即丘令萧俊，萧俊生辅国参军萧乐子，萧乐子在宋升明二年(478)赠官太常，生太祖的父亲。萧何居住在沛，侍中萧彪免官后居住在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291)，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作乱，淮阴令萧整字公济，渡过长江来到晋陵武进县的东城里居住。当时寓居江南的北方人，都用北方本地的名字在南方设置命名，于是萧整便成了南兰陵的兰陵人了。

太祖的父亲叫萧承之，字嗣伯。少年时就胸怀大志，才力过人，受到同族丹阳尹萧摹之、北兖州刺史萧源之的器重。先是

做建威府参军，义熙年间(405~416)，蜀贼谯纵被平定后，萧承之便升为扬武将军，安国、汶山二郡太守，他善于做安抚工作。

元嘉元年(424)，改做威烈将军，济南太守。七年，右将军到彦之北伐大败，敌方乘胜攻破青州一带几个郡国，别帅安平公乙旆眷寇掠济南，萧承之率领数百人拒战，将来寇击退。敌众于是纠集起来包围了济南城，萧承之便命兵士隐蔽起来大开城门。他身边的人都劝说：“敌众我寡，怎么能这样轻敌！”萧承之则说：“如今困守穷城，情况已十分危急，假如再显示出我方的虚弱，必然要被敌人屠城，只有显示我方的强大，等待事态发展相机从事。”敌人果然以为有伏兵，便退走了。青州刺史萧思话想丢下城池退守险要，萧承之苦苦劝说他都不听，结果思话阵地被攻破溃散而逃。第二年，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在寿张转战，班师后滑台陷没，兖州刺使竺灵秀因此获罪。于是宋文帝考虑到萧承之有保全城池的功勋，便亲笔写信给都督长沙王刘义欣说：“承之管理民众的才能并不在他的军事才能之下，我打算让他做兖州刺史，详情由檀征南面说。”可是由于萧承之和檀道济平时没交情，这事就被他搁置下来了。萧承之便升为辅国镇北中兵参军、员外郎。

元嘉十年(433)，萧思话为梁州刺史，萧承之做他的横野府司马、汉中太守。氐帅杨难当入侵汉川，梁州刺史甄法护弃城而逃，萧思话的队伍到襄阳后便不前进了，

于是萧承之轻军前行，攻打氐方伪魏兴太守薛健，大战于黄金山，获胜。黄金山原是张鲁的边防重镇，南接汉川，北枕驿道，险固之极。薛健溃散后，萧承之便占据这里。氐方伪梁州、秦州刺史赵温先是盘据在州城里，听说承之到了，便赶紧退据小城，薛健则退屯下桃城，安营扎寨，萧承之率领队伍与他对垒，双方相距只二里。薛健与伪冯翊太守蒲早子全力出战，被萧承之打得大败，于是薛健等闭营自守，不敢出战，萧思话的部队赶到后，敌人便稍稍退去。萧承之的队伍至峨公山，被左卫将军、沙州刺史吕平的队伍围困多日，待建武将军萧汪之、平西督护段蚪等赶来，里应外合，把敌人打得大败。杨难当又派他的儿子杨和领步兵万余人，在汉水两岸，支援赵温攻逼萧承之。双方对阵四十多天。敌方都穿着犀甲，刀箭不入。萧承之便命将士们把长槊截成数尺长，安上大斧，猛槌敌兵后背，敌人受不了，便烧营退去。萧承之率军追到南城，其他兵马随后跟进，连战皆胜，平定了梁州。皇帝下诏说：“萧承之奉命为先锋，不畏险恶，深入敌中，保全部队，攻克敌人，表现出忠诚和果毅，就升任龙骧将军。”于是随府转宁朔司马，仍兼汉中太守。

后回到朝中，做太子屯骑尉。文帝根据萧承之平定氐贼的功劳，打算让他补青州刺史缺。当时彭城王刘义康秉政，萧承之不事趋附，于是便被改任为江夏王司徒中兵参军、龙骧将军、南泰山太守，封晋兴

县五等男爵，食邑三百四十户。又升为右军将军。元嘉二十四年(447)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梁州的士民怀念他，在峨公山上为他立庙祭祀。升明二年(478)，诏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太祖萧道成生于元嘉四年(427)。仪表英俊，风姿特异，颡颈像龙，声音如钟，遍体布满鳞纹。儒士雷次宗在鸡笼山上设坛讲学，太祖十三岁便前往受业，从师研治《礼》及《左氏春秋》。十七年，宋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被废黜，镇守豫章，太祖的父亲萧承之领兵防守，太祖便放弃学业随军南下。十九年，竟陵蛮人欲谋不轨，文帝便派遣太祖率领偏军讨伐沔北蛮部。二十一年，讨伐索虏，兵至丘槛山，蛮军便溃散而逃。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守襄阳，便起用太祖随行，卫戍沔北，征讨樊、邓等山中蛮部，并攻破他们的部落。开始只做左军中兵参军。二十七年，索虏围困汝南守卫主帅陈宪，上司派遣宁朔将军臧质、安蛮司马刘康祖前往援救，文帝让太祖宣布圣旨，并授权节度诸军。听说敌方主帅拓跋焘兵向彭城，臧质等便调转部队前往援救彭城，赶到盱眙，太祖与臧质的别军主帅胡宗之等五军，步兵骑兵数千人为先锋，这时拓跋焘已暗中渡过淮河，终于与太祖军队相遇于莞山下，两军交战，太祖大败，军队沿着淮河败退下来，胡宗之等部都陷没。太祖只得转回来与臧质固守，敌人围攻，形势十分危急，后来终于安守下来，回到京

城。二十九年，太祖率领偏军征讨仇池。梁州西界以前有武兴戍，晋隆安年间陷没为氐地；武兴西北有兰皋戍，离仇池二百里。太祖攻击这两个敌垒，都攻破了。于是太祖所部从谷口入关，在离长安八十里时，梁州刺史刘秀之派遣司马注前来协助太祖攻打谈堤城，攻克下来，敌方伪河间公逃命去了。敌人救兵赶到，太祖考虑到兵力不多又很疲惫，又听说文帝驾崩，便烧城撤兵到南郑。袭封晋兴县五等男爵。宋孝武帝孝建初年(454)，任太祖为江夏王大司马参军，随府转任太宰，升迁为员外郎、直阁中书舍人、西阳王抚军参军、建康令。新安王刘子鸾当时正蒙盛宠，要选拔僚佐，于是任太祖为北中郎中兵参军。为陈太后服丧期满，被起用为武烈将军，复任建康令，仍旧任中兵参军。景和元年(465)时，任后军将军。赶上宋明帝即位，任右军将军。

当时四方都起来反叛朝廷，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及东边几个郡都起兵，明帝便加任太祖辅国将军，率领部队前往征讨。兵至晋陵，与反叛军前锋将领程捍、孙昙瑾等交战，一天攻破叛军十二个营垒。于是太祖分军平定诸县，晋陵太守袁粲弃城而逃，东境诸城叛军也相继逃散。

徐州刺史薛安都反攻彭城，他的侄子索儿寇掠淮阴，山阳太守程天祚举城反叛，徐州刺史申令孙又投降了叛军，于是朝廷抽调太祖前往讨伐。当时太祖平定了东境的叛贼刚回来，又将南讨，部队来到新亭暂

住，先头部队已经出发，而索儿从睢陵渡过淮河，步兵骑兵万余人，攻击中央军，主帅孙耿被杀，索儿又纵兵逼近前军张永的大营，前军告急。明帝听说叛贼渡淮，赶紧追令太祖前去救援，太祖军屯扎在破釜。索儿攻向钟离，张永派遣宁朔将军王宽据守盱眙，阻断索儿的归路。索儿击破了中央军主帅高道庆的部队，并将高部追赶到石鼈，准备西归。王宽与军主任农夫抢先占据白鹄涧，张永派遣太祖飞马前往督促王宽作战，索儿便从东侧截击太祖，企图阻止太祖前进。太祖则结阵鼓行，径直进入王宽阵地，索儿带着军队屯扎在石梁，太祖追赶到葛冢，探马回来报告说叛贼已到，太祖于是把军队屯扎在引管，用两队骑兵在大营外列阵以待。不一会儿，叛贼的骑兵、步兵大批赶到，又推动火车数道前来攻战。两军相持很久，太祖又派出轻兵攻击敌人西侧，命令骑兵合击敌军后部，于是敌军大败，太祖乘胜追击，缴获器械无数。太祖又进军屯驻在石梁涧北。索儿派遣上千人夜里来偷袭营地，营中将士惊慌不已，而太祖却安卧不起，传令左右各部都不要乱动，不一会儿，叛贼散去。太祖在军中商议在石梁西南高地修筑壁垒沟通南道，以切断敌人退路，索儿果然前来争夺，太祖便率军击破敌军，敌军人马自相践踏死者无数。索儿逃往钟离，太祖追赶到黯黹才回来。朝廷委任太祖为骁骑将军，封西阳县侯，食邑六百户。

太祖又改任巴陵王卫军司马,并随之镇守会稽。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派遣临川内史张淹从鄱阳走山路进入三吴,中央军主帅沈思仁与伪龙骧将军任皇、镇西参军刘越绪,各据守险要互相对峙。明帝命令太祖率领三千人前去征讨。当时朝廷的武器披甲之类都供给征讨南方的军队了,因而太祖的军容短缺,于是用棕树皮编制马匹装具,砍劈竹子作寄生,夜晚举着火把进军,敌军望见后皆怀恐惧,还没接战就逃走了。太祖回来后被任命为桂阳王征北司马、南东海太守、兼管南徐州事务。

当初,明帝派遣张永、沈攸之等以我方的人多势众来劝降薛安都,明帝对太祖说:“我这次打算乘劝降之时行讨伐之实,你以为这样做如何?”太祖回答说:“薛安都虽然不太有才识,但为人很狡猾。如果给他一定的自由,他一定会派儿子来朝称臣的;现以发兵逼近他,他可能会因为害怕而设法抵抗,这样对国家是不利的。”明帝说:“我的各路军队,锐不可挡,你们这些人只管杖策驱驰便是,不要多嘴多舌。”薛安都看到大兵逼近,果然率领索虏来战,张永等兵败彭城。淮南一带孤立虚弱,明帝便命太祖为假冠军将军、持节、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镇守淮阴。

泰始三年(468),沈攸之、吴喜等北讨军队兵败于睢口,许多城池守卫等大小都逃跑回来了,于是敌军进入淮北,围困角城,守城主帅贾法度兵力弱小抵挡不住。

这时许多将领都劝太祖渡河到对岸去援救,太祖不允许,而是派遣军中主将高道庆率领数百人各带弓弩、浮舰大船在淮河上,远远地向城外敌人射击,数百只箭不断发射,敌军不得不逃避,这时太祖下令前进作战,角城之围立刻被解除。太祖又升任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持节、假冠军、督北讨等职如故。泰始五年,进职为都督兖、青、徐三州。六年,被任命为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没有接受。复任冠军将军,留在本地任职。

明帝经常为太祖相貌不似一般人臣而心怀不悦,而民间也有流言说:“萧道成应该做天子。”明帝便更加疑虑,于是派遣冠军将军吴喜带领三千人出使北方,并命令吴喜将军队留在破釜,而他本人捧着银壶酒封赐给太祖。太祖身着戎衣,出门迎接,当即酌酒而饮。吴喜回来汇报后,明帝心情便好了起来。七年,太祖被调往京师,部下们劝他不要去就任,太祖说:“诸位不明白眼下的局势。主上诛杀自己的几个弟弟,为的是太子还很稚弱,要保持皇位久长,这不关其他家族的事。现在我只应该立即出发回朝,若慢了必然会受到怀疑。不过,现在主上兄弟间骨肉相害,也不是能够气运长久的现象,不久就会有祸难发生,到那时再和各位共同完成大业吧!”太祖回朝后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当时世祖(太祖长子萧贲)由于有功应当封赣县爵位,太祖觉得一家不必接受两个封爵,

便坚决辞让，皇上下诏允许辞让。太祖的食邑又加二百户。

明帝驾崩，遗诏命太祖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加兵百五人。与尚书令袁粲、护军褚渊、领军刘劭共同掌握军国大事。又别领东北选事，不久解除卫尉之职而加侍中，领石头戍军事。

明帝诛戮蕃戚的时候，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因为表现平平而保全了性命。等到苍梧王立为君主后，他便有些蠢蠢欲动了，暗中和身边的宦官在后堂练习驰马，秘密收罗人士。元徽二年(474)五月，刘休范在寻阳举兵，收罗官民，数日之中便得人数二万多，马骑五百匹。他们从盆口出发，全部乘坐商旅的船舰。大雷守军主帅杜道欣、鹊头守军主帅刘晷期把事变的消息报告给朝廷，朝廷一片惊慌。太祖与护军褚渊、征北张永、领军刘劭、仆射刘秉、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聚集在中书省商量对策，别人都不说话。太祖说：“过去处于上流的谋逆者，都因为行动迟缓，导致失败。现在刘休范一定会吸取以前的教训，轻兵急下，乘我们没有准备，速战速决。现在我们应变的办法，不宜考虑太远的地方，如果偏师节制不好，便会动摇军心。所以应当派兵新亭、白下，坚守宫廷、东府、石头等处，严阵以待。贼兵孤军千里而来，后备不足，若长时间不能进行决战，自然便会瓦解。我本人愿率军坚守新

亭以遏制贼军前锋，征北将军可以现有部队坚守白下；中堂本来就是置兵的地方，领军可以屯军宣阳门为各军作节度；其他各位大人只管安坐殿中，左右诸人不必争着出战，我自然会率军冲在前面的，击破来贼，不成问题！”于是要来笔墨把刚才的商议写注明白。中书舍人孙千龄与刘休范早有密谋，这时便一个人坚持说：“应当按旧办法派兵占据梁山、鲁显之间，右卫如果不出白下，则应当进驻到南州。”太祖义正词严地说：“贼兵现在已经逼近，怎么可以到梁山？新亭乃是首当其冲的要地，因此我决心在此以死报国！若在平常可以马虎些按你说的办，但现在事情危急就不能接受了。”太祖站起来对刘劭说：“领军将军已同意了 my 意见，就这么办了，不许有任何改变。”于是驾单车，着白衣奔向新亭。朝廷加太祖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平南将军，并加鼓吹乐队一部。

太祖在新亭构筑工事还没完毕，贼军前锋便已赶到，太祖反而解去衣服睡大觉，以此来安定军心。然后命人树起白虎旗幡，登上西城墙，命令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乘船与贼军水战，自新林到赤岸，全线大破贼军，烧了他们的船舰，死伤无数。贼军在新林登岸步战，太祖派快马报告刘劭，让他赶快打开大小桁，拨调淮河中的船舫，全部渡到北岸去。

刘休范乘着轿子来到阵地南侧，皇上

派遣宁朔将军黄回、马军主帅周盘龙率领步兵骑兵出垒对阵。休范又分兵攻打垒东，双方短兵相接，从巳时战到午时，不见胜负，我方军众都有些沉不住气。太祖说：“贼军虽然人多但很混乱，一会儿就要被我们攻破。”杨运长率领三齐射手七百人，开弓放箭，因而贼军不敢逼近城池，至未时，张敬儿便砍下了刘休范的人头。太祖派遣队主陈灵宝护送人头至朝廷，灵宝在路上与贼军相遇便把首级埋在路边。中央军不见休范的首级，更加疑惧。贼众也不知休范已死，别率杜黑蠡更猛烈地攻打垒东，司空主簿萧惠朗率数百人冲入东门，呼叫着来到堂下，城上守门兵士纷纷退却。太祖乃挺身上马，率数百人出来迎战，贼军都推着盾牌前行，太祖拉满弓弦准备射击，左右将戴仲绪举盾来挡，太祖一箭射穿，贼军伤百余人，虽死战但不能抵挡太祖攻势，只得退去。众军又得以保城拒守，与黑蠡相战，从晚间打到天明，箭矢飞石纷纷不息。这天夜里正值大雨，双方大鼓擂起来听不到声音，将士们连日吃不好睡不好，军中战马夜惊，城内人马乱跑，而太祖秉烛正坐，一次又一次厉声呵止。

贼帅丁文豪设伏兵击破中央军于皂夹桥，直驱朱雀桁，刘劭想打开朱雀桁，王道隆不答应，刘劭和王道隆都战死。刘劭当初追求清高情趣，大造园宅，起名为“东山”，而对政务很是忽略。太祖曾对他说：“将军您身负顾命重任，掌管内外大政，如

今主上年龄不大，诸王也都年幼，而上流的蕃戚声势嚣张，远近皆知，这正是将军你艰难之时，可是将军却追求从容，疏远左右助手，一旦有事，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刘劭根本不听劝说。

贼军进到杜姥宅，车骑典签茅恬打开东府门让贼军进来，冠军将军沈怀明所部在石头逃散，张永所部在白下溃败，宫内风传新亭也失陷，太后拉着苍梧王的手哭着说：“天下要完了！”太祖派遣军主陈显达、任农夫、张敬儿、周盘龙等，从石头渡过淮河，从小道进入承明门保卫皇宫。

刘休范死后，典签许公与竟诈称休范已在新亭，于是士民惶恐惊惑，跑到军垒前投名的人上千，太祖接到后都烧掉了，于是列队登临城北，对众人说：“刘休范父子前日已被杀死，尸体就在南冈下，我便是萧平南，各位好好看看！你们递上来的名片我都烧掉了，不必担心。”中央军乃分路攻打杜姥宅、宣阳门等处贼军，都获得了胜利。太祖于是率领部队凯旋而入，老百姓沿着道路围观，都说：“正是这位大人保全了国家啊！”

太祖和袁粲、褚渊、刘秉都引咎解职，皇上不允许。升任太祖为散骑常侍、中领军、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仍旧持节。又进封公爵，增食邑二千户。太祖想把功劳分给大家，请求增加袁粲等人的邑户，第二天入朝议事，人们称他们四人为“四贵”。秦时有

太后、穰侯、泾阳、高陵君，称为“四贵”，这时又有了四贵。元徽四年，升太祖为尚书左仆射，其他官职如旧。

刘休范被平定之后，苍梧王渐渐表现出凶狠残暴来，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从小就很受称誉，朝野对他都有好感。景素也暗中进行些自我保护工作，于是便和太祖套近乎，太祖拒不接受。七月，羽林监袁祗投奔景素，景素便带兵发难，于是太祖军屯玄武湖，命令大军北上征讨，事变平定后才回来。

太祖威望和名声越来越重，苍梧王便心怀猜忌，差点要把太祖干掉。陈太妃责骂苍梧王说：“萧道成是国家的大功臣，现在如果害死了他，以后谁还会替你出力？”这才停止迫害。

太祖密谋废立皇帝。元徽五年七月初七，皇帝微服出行，常常一个人骑马走在前面，羽仪警卫随后追赶，在堤塘边人马相冲撞，随侍张互儿马掉到湖里去了，皇帝大怒，于是把马放在光明亭前，亲自驰马刺杀，又与左右人等共同屠割，作胡羌伎游戏。又在蛮冈睹跳，天要黑的时候才回到仁寿殿东阿氈屋中就寝。对待从杨玉夫说：“看到织女星转过来时，立即叫醒我。”当时皇帝杀害无常，宫廷中人人怀忧惧。杨玉夫便与其同伙陈奉伯等二十五人密谋，在氈屋中用千牛刀杀掉苍梧王，并以皇帝的名义令厢下奏伎乐，把苍梧王人头交给王敬则，王敬则又把它送给太祖。太祖

于是连夜乘平时所骑赤马入殿，殿内一片惊恐，等众人知道苍梧王已经死了，便都来对太祖口称万岁。等后来太祖登基，便称这匹马为“龙骧将军”，世人称这马为“龙骧赤”。

第二天，太祖身着戎装来到殿廷的槐树下，召集四贵一块商议。太祖对刘秉说：“丹阳大人乃是王室重要成员，今天应当出来做皇帝。”刘秉连忙辞让不敢当。太祖又让袁粲来当，袁粲也推辞不受。于是太祖下令，准备法驾往东城，迎立顺帝。这时有长刀仪仗队簇拥着袁粲、刘秉等，他们都大惊失色而去。十三日，太祖移镇东府，与袁粲、褚渊、刘秉各带甲仗五十人入殿。十五日，太祖进位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等职仍旧，封爵竟陵郡公，食邑五千户，给油幢络车，班剑三十人。太祖坚决辞让了司空，接受了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十九日，进督南徐州刺史。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也都得到了不同的爵邑封赏。十月十八日，又进位都督豫、司二州。

当初，荆州刺史沈攸之和太祖在景和年间同在中央任职，互相很要好，太祖把长女即后来的义兴公主嫁给了沈攸之的三儿子沈元和。沈攸之在郢州任上时，正值宋明帝后期，暗中欲有图谋。自郢州迁任荆州后，更注意聚敛兵力，有逃亡的将吏，则设法向邻近部队讨要过来。养马达二千多匹，全都交给戍守巡逻的将士，使他们耕田

而食，而官库里的财物都被他储存起来。荆州每年上交的数千人仗，沈攸之从中截留，说是留下供征讨四山蛮部所用。他又装备战舰近千艘，他的灵溪里，屯积着大量钱帛器械，朝廷对他很是畏惧。高道庆家在华容，放假回家路过江陵，道庆素来马上功夫不错，沈攸之和他宴饮，并在办公楼前比马试槊，道庆的槊击破了攸之的马鞍，攸之大怒，要把道庆的槊砍坏，道庆连忙驰马而出。回到京都，道庆说攸之有谋反的迹象，请求领三千人袭击攸之，朝廷讨论认为此事难以成功，太祖一直不同意这样做。等到太祖完成了废立君主以后，便派沈攸之的儿子司徒左长史沈元琰带上苍梧王的各种虐害器物去给沈攸之看，攸之没能来得及起兵，便只好上表表示庆贺，并给太祖写信称赞他的功绩。

沈攸之有十多行字的书信，经常放在背心里头，据说是明帝和他约下的誓言。十二月，攸之便举兵。他的妾崔氏、许氏劝止他说：“你已经上了年纪，也得为阖家百十口人着想呀！”攸之指着背心让她们看，称说太后命令已经下达了。京师闻变后一片恐惧。十二月初六，太祖入居朝堂，命令各位将领率军西讨，平西将军黄回任都督前驱。

前湘州刺史王蕴，是太后哥哥的儿子，从小便很有胆力，觉得父亲王楷的地位不高，名气不大，想自己到军队里干一番。经常抚摸着战刀叹道：“龙渊、太阿，你们理解

我么？”叔父王景文告诫他说：“阿答，你早晚要招致灭门之灾的！”王蕴说：“答和童乌贵贱将不一样。”童乌是景文儿子王绚的小字；答是王蕴的小字。王蕴由于母亲去逝而罢任回家，路经巴陵，停舟一个月，每日与沈攸之密谋策划。当时攸之还不便起兵，王蕴便往郢州去了。当时世祖为郢州长史，王蕴打算等世祖出来吊丧，便乘机作乱占据郢城，世祖察知他的阴谋，就是不出来。王蕴回到东府前，又指望太祖能出来吊丧，结果太祖又不出来，王蕴一再不能得手，便更加积极与外边密谋。

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眼见太祖威权渐盛，怕危及自己，便与王蕴、黄回等相交结企图举事，殿内的宿卫主帅无不协同。沈攸之反叛的消息一传来，太祖便往石头和袁粲商量，袁粲推说生病，不出来相见。袁粲等约定在二十三日夜起兵占据石头，刘秉本就懦弱胆小，天黑时便从丹阳郡把老婆孩子载入石头，朝廷一点都不知道。这天夜里，丹阳丞王逊报告发生事变，刘秉的从弟领军刘韞和阁直卜伯兴等领兵作内应。太祖命令王敬则在宫内诛杀了他们。又派遣诸将攻占石头，王蕴率领数百名精兵全副武装前来为袁粲效命，不巧城门已经关上，官军又赶来了，王蕴等只得散去。众军攻占石头，擒斩了袁粲，刘秉逃到檐湖，王蕴逃到斗场，均被擒斩。

袁粲这个人虽然位高任重，却没什么经世的方略，平时疏放好酒，在白杨郊野里